

---

## 章节 二十二 / 山色掩

Chapter 22 / Blurred Image

Sept.04, 2021

2864 年 9 月 3 日，亚州，锥平原底

混沌的神志又无望的清晰起来。

实在是疲乏至极，以至于眼前的景色，摇曳的一团，胡乱上了色的虚无。

曾经，几乎忘掉了外面的景象是什么样的了。也许过逃离的愿，要在夏夜去看繁星点点，要如希望便在眼前一般在失望之间穿行。但又不期的模糊了，淡忘了。光却又照进她空洞的眼，但希望的火种，燃烧的是自己的生命。也不知何时兑现，也不知能否兑现，现在——却不能移动一分一毫。

仅有的那一丝光...却又照得面前模糊的面容。她不认得，但知道每次醒来，都却有略微的区别，——也算是几乎没有区别。

2864 年 9 月 4 日晚，雅莎渥

梯子稍微有些嘎吱作响，可能需要更换了吧，毕竟如此的高差，稍有闪失都可能是致命的。

「Velantis Irl...我们又来了。」

「雅莎渥的平民已经在有序撤离了。暂时还没有大规模报导——是个好兆头。」

「那么...我们被报导了么？」

「还没那么快。但...说实话，我很害怕。卡拉刹...」

Fyrwtrovweit 打断了 Cesara 的抱怨,跟他耳语了一声。但颤抖的声音其实谁都听得到。

「那 Velantis 和这个事情有什么关系呀？」

「坦诚而言，如果消息属实，雅莎渥的布防基本形同虚设，而你...」

Velantis 突然有些气短。

「我在想，这个阵势...我们的撤离真的来得及么？」

他向外指了指，远处的地平线上略微有些闪光。

「事态倒是不言自明。」

2864 年 9 月 11 日，亚州

...氯化钾？这真的管用么？而且，为什么...

不知道，但是至少能让她安生“一段时间”吧。<sup>Execute</sup>执行，这是命令。

...好。

走吧。

---

空气中最后一丝扰动也渐渐停歇了，只余乏味的落入矿化的水池的水滴标识着时间的流动。

日光渐短，秋风又将亚州的混交林打的斑驳。夏虫在漫卷的落叶中绝望的嘶吼出最后一声歌唱，却无人听得，也无人明白。昏天黑日的来世感闪过，便沦入虚无的海了。便由他人来评说——也无人能予评说。

**2864 年 9 月 11 日夜，雅莎渥。**

天际线上似乎有些异样。那闪光似乎越来越亮，也越来越近。于是停笔而问：

「你们...看到了么？」

**Fyrwetrovweit** 突然神色紧绷。

「今天是几号？」

「十一？过半夜了的话就是十二。应该还没过半夜吧。——虽然阿瓦诺的媒体已经炸锅了，卡拉刹不可能不知道，疏散也还在正常进行。卡拉刹没有奇袭，大概也是有我们根本不能组织起任何抵抗的自信吧。」

「讽刺的是，我们现在确实也更多的是在减少损失了。」

疑惑从心中升起。

「...所以，你们让我听这些是为了什么？」

**Cesara** 顿了一下。

「呃，我们觉得...我就直说吧，现在的情况，疏散时间有些仓促。我们可能需要您的帮助。」

「...这，怎么可能。您的意思是...参与防卫...不是我不愿意，这种言论只有个人英雄主义信徒才能说得出来吧。我的意思是，一个人，能期望造成多大的区别呢？更何况对面还是正规军...」

「那如果不是正规军呢？」

「...这话很奇怪。那么，整个雅莎渥都无法战胜的——至少实力上，应该也不输组织良好的军队吧...」

**Cesara** 在摇头。

「你可能不明白一般人去阻挡半精灵——呃，元素能力者的行为是多么不切实际与荒谬。况且，疏散不完的情况下，我们也可以把最终的据守点收缩到港口范围以内——雷元素的半精灵，大概是不能游水的吧。那样，就只有少数几条街道——」

「所以那为什么雅莎渥没有任何半精灵力量呢？」

**Fyrwetrovweit** 问。

「曾经亚州危机紧的时候，雅莎渥线两边都是半精灵在戍边，但是时间长了，亚州也没有战事，而且近日捷格拉斯托<sup>Z e g a r a s t o</sup>那边也并不安定，所以更抽不出来兵力来管这边。当然细节肯定不止这些，要是平时我能花一周晚上讲这几十年见到的事，再讲明白现在雅莎渥的战略情

---

况。但现在时间紧，我就简单说了。总之，锥山西锥平原的那个山脊和东边阳谷<sup>Zanordia</sup>这一条线，如果溃败，再往北就是大平原，这一退，咱们就要退回到我刚才所说的最小固守范围了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和战事无关：就您的理解，卡拉刹这种方式能创造出来稳定的半精灵来么？还是...只是把受体改造成成了一个不稳定的、元素化的...生物，仅此而已？不过，**Velantis** 身上的元素看起来还蛮稳定的...」

**Velantis** 略微摇了摇头。

**Fyrwtrovweit** 的眉头紧蹙。

「就我的理解，**Velantis** 君获取的方式，虽然我也完全无法理解，但是从捕风捉影的几个角度而言，就已经实在是匪夷所思——实在还是太难想象这样的机理可以大量的重复。所以我大概倾向于假设，现在他们正在使用的机理是十分不同的。具体结果为何，恕我不知。」

一场秋雨在外面已是淅沥沥的下着了。

梯子稍微有些嘎吱作响，可能也没必要换了吧，毕竟如此的地界，也不再能存在多少天了。